



阜南文史資料

第二輯

阜南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

前 言

文史资料是周恩来同志倡导的、由当事人或见证人撰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有血有肉的活资料，可以补充书报和档案材料之不足，为历史研究、教学部门和有关方面所重视。所以我们于1986年，编辑出版了《阜南文史资料》第一辑。此后又继续征集了近四百篇史稿，并整理油印了征求意见稿《阜南文史》十八集。现根据读者的要求，从中挑选了三十九篇史稿，予以分类、整理、调整、充实，再次进行核对和文字修整，作为《阜南文史资料》第二辑的内容，有人物春秋，战斗史料，敌匪暴行，教育、土改、互助组和土特产，古城遗址，集镇、河流史考，宗教、会道门，婚嫁习俗及历代大事记。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又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同志们热情关注及大力支持，为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尽管我们严谨认真，但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文稿内容广泛，纵横古今，缺点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期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阜南文史资料》第二辑编辑委员会

1992年9月24日

目 录

唐立全同志二三事	刘克家 (1)
刘铭经先生行述	刘景阳 (3)
杨席清和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	刘克家 (5)
阜南捻军首领人物小传	刘克家 (10)
武林高手方老端	苗金斗 杜凤翔 张汉民 (20)
清末武进士王治国	李大之 (24)
阜南在台教育家倪超先生	倪莹如 (26)
倪祖伟先生	倪莹如 (27)
韩多峰在赵集	王 震 (28)
雷沛林其人	刘克家 (32)
倪福冲佚事	倪莹如 (35)
倪金铺	李大之 (38)
老三团战斗在阜南	李大之 (39)
抗战时期阜南人民的贡献	李大之 杜凤翔 (43)
捻军在阜南	李大之 (47)
国民党中央政府逃亡阜南之始末	胡子民 刘子人 (48)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逃亡阜南的概况	张汉民 李大之 杜凤翔 (55)
阜阳保卫战及日寇在朱寨的暴行	朱松山 (57)
日寇在三河尖的暴行	王殿让 (59)
代民权在地里城的暴行	司 杰 (60)
苏八团中简介	周国凌 (62)

颍州师范在中岗	刘克家 (64)
阜南土改	杨玉春 (70)
阜南县农业互助组	杨玉春 周国凌 (75)
焦陂茶与焦陂酒	周国凌 (78)
半夏	李伯超 (80)
生姜	周国凌 (82)
地里城访古	周国凌 (84)
吕蒙遗迹	蒋家骥 (87)
三塔今昔	胡子民 (92)
滨洪古镇——方集	魏寿山 张汉民 (96)
王化集考	阎怀英 周国凌 郭刚 (100)
清河史话	周国凌 (105)
“焦陂”名字的由来	李伯超 (108)
中园清真古寺	马君平 (109)
公立桥天主堂	周国凌 (114)
黄学天仙道阴谋暴动之覆灭	周东科 周国凌 (117)
淮北婚嫁习俗	刘克家 (119)
阜南历代大事记	周国凌 (131)

封面图释：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县朱寨区常庙乡出土的龙虎尊，是殷商时代的酒器，重二十公斤，造型优美，刻镂古朴，系殷商铜器中的精品。是我国的唯一珍品，属国家一级重要历史文物，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唐立全同志二三事

刘 克 家

视 察 淮 堤

1950年春，多灾多难的阜南县人民政府尚未巩固，洪淮沿岸，更是鞭长莫及。刚到任不久的阜南办事处主任唐立全首先考虑的是加固洪淮大堤，准备战胜即将到来的特大洪峰，确保沿淮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建设科长季子超视察淮堤。

有二、三月的淮河岸边，本应是杨柳婆娑，繁花似锦，麦田蔽地，人欢马叫的景象，可是灾难深重的淮北人民，连年遭受水、匪侵扰，断炊户占十之七、八，全靠政府救济粮度春荒，部分群众受坏人欺瞒，大神其大烟来。入春以来，办事处布告通知，大小会布宣要铲除烟苗，而淮河湾的人硬是置之不理。这天，唐主任和建设科长老季，骑着两匹马，带四个警卫员，从曹集踏上淮河大堤，一路向西检查“险段”，“顶冲”，边查边记。突然随风飘来一阵醉人的香味，抬头一看大堤里好大一片罂粟，正怒放着绚丽的花朵。唐主任立即命令警卫员，每人拿一根棍子，把这里的大烟苗全部扫断。警卫员出发了，唐主任和老季继续向西视察，边视察边合片防汛规划。两匹马正缓步前进，行至陡河沿，忽然后边有一个青年农民快步奔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唐主任……警卫员……被……人……捆……起来啦！”老季一听，顿时惊呆了，他知道洪河湾的人自来就野性，惯匪“九九、八虎、十二狼，陡河沿有个靠山王”，就活动在这一带。目前人民政府还不巩固，发生这事的严重性老季是掂量出来的。为了首长的安全，他劝唐主任：“立即离开这里，然后再作道理。”唐主任皱了皱眉头，摸了摸腰带上的八英子手枪，把马头一勒，斩钉截铁地说：

“走！回头！”老季急忙阻止道：“警卫员四支快慢机都不管经，你那八英子……”唐主任理也没理厝马便走，老季知道阻止不住，只得鞭子一扬跟了上去，两匹马象离了弦的双箭，飞驰而去。

老厝巷附近那片大烟地里，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正围着四个警卫员起哄，忽然有人一声尖叫：“哎呀！主任回来啦！”众人一看，两匹马正疾奔而来，霎时象炸了锅一样，四处逃散。老季下马给警卫员松了绑，看四支枪还在，不禁摇摇头，伸了伸舌头，倾心折服唐主任的判断和惊人的胆略。真是“一正压百邪”。

夜半铃声

1951年，为发展阜南教育，县委决定开办一所初等师范，由唐立全县长（在这以前，办事处改为阜南县）兼任校长。领导叫我拟订一个办学计划，呈唐县长批阅。当时唐县长正在治淮前线，任治淮总指挥。千军万马，战天斗地，工作繁忙，是不言而喻的。《计划》是送去了，县长有时间看吗？我们都怀着疑虑。可是没有几天的一个深夜，我正在酣睡，突然响起了紧急的电话铃声，指名要我接电话。我当时非常紧张，衣服也没有顾上穿，赶快拿起听筒，传来了唐县长那熟悉的声音：“是冤家同志吗？……你的《阜南师范开办计划》我基本上同意，不过你在倒数第三页倒数第三行第五个字写错了，以后要注意，完啦！”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呆呆地坐在那里，眼前出现了唐县长那严肃中带着慈爱的忠厚长者的面孔。唐县长啊！你工作那样繁重，甚至彻夜不眠地忙碌着，连这一点点小事也不轻易放过。你的一言一行，

现了一丝不苟的可贵精神，使我一生一世也难以忘怀。

良师益友

解放初期，机关办公还多少带点游击作风。为提高工作效率，改变自由散漫习气，唐县长要求县政府各科室一律集中在一个大办公室

里办公，一个单位放在一个窗口下面，他靠在大门里边摆一张办公桌批阅文件，处理日常事务，俨然象一位私塾先生。我们这一群“学生”，有科长、秘书、科员，大家都自由惯了，一下子上了笼头，开始也觉着憋得慌，要出去还得从县长面前经过，谁也不愿意亮这个相。办公急了，就真的象小学生一样，互相做做鬼脸，或传传纸条，也觉得满有意思。公间操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照例由值日吹哨站队做操，然后就由南大来的几个女同学教跳舞，每次跳舞，唐县长都带头认真地跳。他特别胖，舞姿很不好看，但他那认真劲儿，常常逗得大家前俯后仰，有趣极了。

唐县长批阅文件非常认真，有一次我起草一个文件，交杜忠武秘书划“行”签发，杜秘书把文中本来写对了的一个字划掉，添了个错字。文书代立成很为难，不好刻印，就找我商量，被唐县长听见了，他拿了文件一看皱皱眉头，嘱咐：“暂不刻印！”令人立即把杜秘书找到自己屋里，提醒他以后注意，杜秘书急忙找我表示歉意，重新改了，才印发下去。

老县长的严格要求，使我们确实受益不浅，所以从他升调离职及至作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深深地怀念着他。

老县长啊，你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刘 铭 经 先 生 行 述

刘 景 阳

先父刘永鑫，字铭经，1873年出生于阜阳。家境清贫，先祖刘采田乃一课徒授业老塾师，父亲与大伯均随往学东家就读，先后考中前十名秀才。在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声中，大伯与父亲又分别考入安徽法政学堂及南京两江高等师范学堂读新学。

两江高等师范学堂系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迫于形势施行改良维新

应运而建的，在校学生具有假借官员身份的比比皆是。父亲缁袍敝衣处其间。月终考试，文章辄获上榜，并领奖分四串，同学中原有顶戴的亦乐与交。后因礼堂倒塌，砸伤学生，父亲奋起抗议，慷慨陈词督抚，坚持追究偷工减料罪责。而主事的为当道内媚，乃大许权督，以起牌开除相胁。父亲亦深恶清吏之龌龊，不稍屈，遂毅然负笈去，转入北门师范卒業。

迨“辛亥”成功，共和缔造，韩国钧（紫石）先生主皖时，父亲受委创办阜阳师范，又在阜阳创办省立第六中学。时阜阳设有第三师范学堂，按例六中可不设于阜阳。父乃往见皖督倪嗣冲，备述以桑梓教育为重，方争得批准增设。事后，父亲常论此事说：“吾以培育人才为先，并非夤缘攀附，真为人言。”此说盖因倪嗣冲为袁世凯亲信，任安武军督军，世人多谀之故。

当时第六中学实行民国初年学制，四年毕业。开办后，招收颍州府属阜阳、霍邱、颍上、凤台、太和、亳州、蒙城、涡阳诸县青年，甄选颇严，校中延聘师贤亦一时硕彦。皖北诸生深造后，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建树者：如李端甫（革命烈士）、刘宪光（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宋日昌（皖北行署主任）、邵华（国民党中委）、朱藻华（教授）、戴济武（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常笑苏（曾任县长）、胡乐善（名教师）、郭宪文（名教师）诸人，均早期辍学卒業于该校。

六中办至毕业四届时，父亲辞职，推荐邢元伟先生继主校政。

1925年，父亲游陇，应聘入西北军甘肃督办刘玉芬幕。1926年署理甘州（治张掖）镇守使，辖区地处河西走廊，多族蕃息之地。任事期间，留心协调，俾各兄弟民族均能和睦相处，并捐弃巨额税收而厉行禁绝鸦片。临卸任时，永昌、山丹两县旱情成灾，即发动绅商筹赈义賑，并捐薪三千元为之倡。

1930年，父亲寓天津养病。1932年冯玉祥将军于长城抗日，蜷居泰山读书，曾专程前往探赜。盖凡从事西北军的，没有不服膺冯先生之志行的。

1934年返阜阳，次年丽泽中学校董会邀聘父亲担任名誉校

长，因为当时省教育厅对校政有指摘。董事会遂请父出面向教育厅申明共同整顿，以便桑梓后生多一读书处。该校在抗日时规模有所发展，在阜阳南三塔镇（赵棚）增设分校，此时父亲已脱离丽泽中学，不再担任义务。

1939年，我家定居在三塔集西刘寨，宗族聚居，邻里熙熙，乡里父老多以家贫子弟读书难为虑。父亲亦有鉴于树人，乃不顾衰病年高（时已六十七岁），亲自起草立案，申请创办顺昌职业中学，并自捐地一百亩，加之他人捐共八百亩。1941年教育司核准立案后，立即兴办，一年准备齐全，次年招生开学。

顺昌职中，虽系新创，教师大部分有大专水平或较长教学经历。其尤为与时殊异之处，即校中不设党团组织，不发展学生入党团。1945年，父亲聘请刘成德继任校长。1948年，阜阳解放，开展工作，亟需大批干部，顺昌职中培养的学生多参加革命，任区乡基层干部的颇多。

父亲于1947年逝世，享年七十四岁。遗命葬于顺昌校园，缅怀父亲，出身寒微，一生刚毅，以教育为志，乐于育人。虽涉仕途，位列方镇，然清慎勤廉，持书生本色，丧世不稍饰。师生故旧，至今论其行止，均表缅怀。

代 序 刘寿山 整理

杨席清和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

刘 克 家

1937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大举进攻，铁蹄所至，血肉横飞，我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英勇的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交响乐，有着爱国传统的淮上健

儿，“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论士农工商”，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奔赴抗日战场。我们阜南境内的热血青年拿起刀枪，汇集在杨席清将军麾下，组织起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扼守淮河中游，驰骋在阜南、颍上、霍邱、寿县、嘉山、定远等地，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当年这些英雄儿女战死疆场，理应载入史册，以激励后代的爱国之情。

杨 席 清

杨席清，字靖华，是个颇富传奇色彩的爱国将领。1907年生于阜南县黄岗镇东杨寨一个拥地千余亩的豪门大户。小时在家就读，教师一文一武。武教师姓赵，山东人，身怀绝技，侠肝义胆。文教师是河北省的柯先生，虽年逾花甲，但才华出众，且远见卓识，性格刚直，常以国家民族利益教育学生。

柯先生没带家属，带来的是几个无家可归的学生。这些学生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思想进步，席清与他们朝夕相处，受益不浅。及年稍长，任侠广交，胆略过人，有匡世济贫之志。1920年，家乡大水，席清曾强其伯母将稻谷二十石赈济穷人渡荒。1927年，父亲、叔伯相继去世，二十岁的杨席清即担起三辈四房数十口人的掌家重任，他尊长受幼，宽厚待人，同情贫苦，乐善好施，如遇灾害，不仅佃租全免，还出粮赈灾，因此深受乡人拥戴。

1930年，杨席清突然离家出走，奔波于晋、陕、冀、鲁等地，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和冯玉祥、李济深等爱国人士过往甚密，是李济深建立的刺杀蒋介石的十八人团成员之一。日寇犯我华北时，他转战晋、冀、鲁、豫，以“攻坚战”著称（见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攻坚战》一书）。1934年，帮助李济深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事败，李济深等潜逃香港，他和范茂修（颍上桃花店人）、张剑青（阜南张寨人）、曹少一（霍邱县江家湖人）等数十人被捕，关押在国民党当涂监狱。同年在李济深领导下越狱成功，并奉李命至颍上南照，阜南中

岗、黄岗一带组织抗日反蒋义勇军。范茂修任司令，杨席清、张剑青任副司令，杨颖才（黄岗人）任参谋长，队伍很快发展到上千人。蒋介石深为恐惧，忙派刘峙率三十三军进行围剿。因义勇军刚刚成立，没有训练，部队被打散。

“七·七”事变以后，杨席清复与范茂修、张剑青、王定一（凤台黑泥洼人，1929年参加共产党，1933年自首叛变）、李幼平等人在南照、新集、江口等地组织抗日义勇军第六军（司令季光恩）第三支队，范任支队长，杨与张剑青、王定一任副支队长，杨颖才仍任参谋长，李幼平和罗××任大队长。1937年，支队发展到千余人，奉命到定远朱巷及藕塘一带驻防，多次深入敌后同日军作战，缴获枪支弹药甚多。年底杨从前线返家，途径正阳，恰遇刘士雄（字季龙，曾任西北军炮兵团长），刘向他传达了冯玉祥将军的指示，要他组织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杨遂遵命在颍上县南照集成立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阜南、颍上、霍邱等县爱国人士及热血青年献枪献粮，踊跃参军。不久，范茂修从定远率抗日义勇军第六军第三支队返回阜阳，司令部设在城内。国民党鄂豫皖边区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黄瑞华乘其不备，派人突然袭击，将范逮捕，杀害于阜阳城西南邢塘。驻扎在大田集和江口集的部队被缴械解散，流散在淮河两岸的原范部人员多来参加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

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

1938年上半年，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发展到两千多人，杨席清任司令，刘士雄任副司令，孙仲宇（山东人）任参谋长，后为杨颖才任参谋长，曹中翼（霍邱姜家湖人）任纵队司令部副官主任。纵队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曹少一；第二支队长徐继侠（霍邱县白庙人）；第三支队长杨禹昌（阜南杨老庄人）。支队下设联队（相当于团）、中队、分队，十一联队队长曹子建（霍邱姜家湖人），十一联队副官林翼之（颍上半岗店人）。部队拥有平射炮一

门，重机枪两挺，马步枪一千余支，战马数十匹。杨席清又与其把兄弟豫南暂编师师长田耀德结成联盟，互为犄角，共同抗日，声势日渐壮大。

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未被蒋介石承认，给养靠向地主、富商筹集。为了解决军饷，杨司令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数万斤充作军饷，并把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宣传队（女兵）安置在自己家里吃住。武器来源：一部分是投军者自带，杨席清又卖了二百多向土地购置了一些；二是从敌人手里缴获；三是从国民党地方军政机关夺取。1938年春，国民党一个纵队因阻于洪水，把一部分弹药武器存放在黄岗联保办公处。杨司令获悉后即带人乘两艘汽艇，顺流而上，趁其不备，夺得长短枪一百多具，轻机枪数挺，子弹数十箱，因此被国民党当局诬为土匪。事实绝非如此，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不仅对日寇作战勇敢，且军纪甚严。郝下周继武和张××从国民党杂牌部队夺得一挺机枪，拒不上交归公，就抓起来枪决。1938年秋，部队在垂岗集驻防，有一士兵强奸妇女，查出后立即将其捆绑游街，就地枪决。在正阳关也有两个士兵因为违犯军纪被处决。该纵队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为抗日夺取枪支是无可非议的。

汪 赵 集 遭 遇 战

1938年旧历7月20日，奉冯治安之命，杨席清率第三十四抗日游击纵队分乘八艘轮船，一百多只木船，顺流东下直抵正阳关驻扎。8月12日纵队开往汪赵集，阻击西犯豫南的日军，敌人派飞机沿途侦察，杨司令命令部队大小船只一律免炮，不准暴露目标。13日上午，日寇误以为沿途无阻，即乘数十艘汽艇，大摇大摆地衔尾沿淮西上，待敌船全部进入我纵队伏击圈，杨司令一声令下，轻重机枪一齐开火，顿时河面上一片火海，我大小战船迅猛驶出，激战两个多小时，击毁敌汽艇十余艘，毙敌百余人，残敌仓皇遁去。我方多是木船、轮船，运动不便，伤亡亦很大。战斗结束，杨司令料定敌人会来

报复，恐我军力单难支，即命令向西撤退。不出所料，14日上午，日寇纠集大批兵力尾追而至，于汪赵集湖里和我军遭遇，我一个侦察班全部牺牲。副司令刘士雄仓促应战，激战三小时，敌人部分汽艇被击沉。日军施展不开火力，就弃船登陆，将我军包围在湖里。激战中，刘士雄只身逃去，参谋长孙仲宇下落不明，形势十分险恶，杨司令组织部队奋力抵抗，双方伤亡甚大。中午日军撤退，我军亦撤至赵吉祥（庄名），生火做饭。饭后司令派人寻找副司令和失散的部队，直到天黑未见一人，即于夜间两点左右撤至任字沟吃饭。因连续激战，战士疲惫不堪，加之思想麻痹，认为鬼子不会来了，没设岗哨，结果却遭到国民党伪佑阜常备队的偷袭，部队伤亡殆尽，杨司令仅带八、九人向西北突围，到四十里铺小王庄李世尧（李曾是抗日义勇军军官）家。李假意殷勤，暗中却通报他的叔父国民党联保主任李少伯。15日夜，李少伯以三个班民团于小王庄西边设伏，李世尧于村东鸣枪，高喊：“鬼子进村了！”杨司令于梦中被惊醒，即向西出走，正中李少伯的埋伏，结果除李世尧一人生逃外，杨司令与其他几位战士全部牺牲。

这支队伍，虽然遭国民党地方反动武装的暗算而失败，却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粉碎其犯豫南、迫武汉、逼四川的狂妄计划，在抗战史上是有一定意义的。后来人们纷纷传言，有的说杨司令没死，在大别山率部抗日；有的说在立煌、独山曾见过他……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说，深表人们对杨席清将军的爱戴和怀念。

（此文据刘克家的来稿，参照《慎城春秋》第二辑的《杨席清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并访问了曾用三年时间调查杨席清抗日事迹的原颍上县党史办公室主任郑传海，综合整理而成）。

刘廷舜 整理

阜南捻军首领人物小传

刘克家

阜南地处豫、皖边境，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境内淮河、洪河连年泛滥，旱灾蝗害不断发生，加之清廷政治腐败，拼命搜刮民财，以转嫁对外军事赔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为寻求活命，常结伙乞食（俗称吃外饭）或贩运私盐以糊口，而清政府则诬为盗匪，动辄派兵镇压。这些官兵打着“剿匪”幌子，大饱私囊，每到一处即指为匪穴，大肆烧、杀、抢、掠。阜南人民走投无路，纷纷举旗起义，迎接捻军南下，支援太平军北伐，在历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现了不少首领人物。但无文献资料，很容易湮灭。所念及此，我亲到赵集、方集、地里城、洪河桥、曹集、三河尖、柳沟集等地，访问了许多八十岁以上老人（他们多是捻军后代），搜集了一些口碑资料，参照有关文献写了李士林、李凤仪、潘垲、郭阳辉和代珠等《捻军首领人物小传》，以供史家参考。因缺乏文献、文物，可供考证，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教。

李士林

李士林，字文峰（？——1855年），方集东头牌坊巷人。少孤贫，性任侠，遇不平，必相助，为乡绅所深恶，屡加殴辱。故士林十五岁即愤然离家，觅师学艺，帮人做工，广交武林，结识了雒河集张乐行、黎集李昭寿。越十年艺成归里。当时方集东头市民多以拉大棚开赌场为业，地方乡勇团练，趁机抽税，大肆勒索。士林挺身而出，与之论理，痛斥团总鱼肉乡民之罪行。团练豪闻士林勇武，未敢

试其锋，赌税遂罢。但对士林视如蛇蝎，每欲寻机加害。士林则针锋相对，组织青年乡民以看家护院为名习枪耍棒。于是士林名声大噪，四乡八党拥为民首，事无巨细均求之排解。咸丰元年（1851年），洪、淮河流域水旱灾害连接，饥民乞食者甚众，士林向富商大户借钱粮以活之。方集西头有马姓者，乡之豪富，乡下田产千亩，街上店铺数月，囤粮甚巨，因惧士林借抗，将粮食乘夜运回乡下隐藏。士林闻知，率众将粮食截下分给灾民度荒，但逐名开据借条，言日后定还。马某据此报官，颍州知县周天爵诬为捻匪抢劫，按借据名字逐个捕杀。李士林忍无可忍，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3月，在方集东头大港口筑坛拜将，举旗起义，从者八千人，州官、团练闻讯鼠窜。士林率数百人至往流集，向几家当铺借几千件衣服，刺绣上“捻”字发给大家，称捻军。李士林自任白旗大将军，是年四月白旗军出兵马岗集，想打通淮河通道，和固始李昭寿、刘元洁、任二皮等起义军联成一片。马岗团练挑动回民予以截击，过河受阻。李士林组织弹弓手向南岸倾射弹丸（这些弹丸是方集妇女老弱用花棉絮掺黄胶泥制成，车子推，挑子挑，运往前线的），打得对方不能露头，大小船只飞速渡河，李士林身先士卒，经过三天激战，全歼守敌，占领马岗。至今方集留传着“四月里麦稍黄，李士林起首打马岗”的歌谣。义军打下马岗对回民采取了一些错误地报复行动，如叫回民带肉枷（即把整个猪肉劈两半个夹在脖子上游街），不过不随便杀人。

李士林白旗军首战告捷，从者甚众，队伍迅速发展至万人。清政府大为震惊，1854年（清咸丰四年）5月，河南按察使牛鉴率兵进剿，自开封南下，所到之处皆诬为匪穴，大肆烧、杀、抢、掠。各地团练也狐假虎威，蠢蠢而动。李士林率部西出迎战，沿途遭乡勇团练地主武装阻击，在白营忽斩清邑练总谢奉伟，杀团总谢本民于永店子。至滑集与牛鉴部相遇，激战数日不胜，退至方集。而方集无险可守，决定避敌东下，7月14日部队开始转移。众多属，争相随军，数千妇女小孩不听管制，在过方集东大沟时，因沟上无桥，只架一块木板，拥挤落水者甚多，后边人脚踏着落水人身子跑过去，沟被

尸体填平。

先头部队至公立桥和清政府数千团练接触战斗，义军英勇奋战，斩清千总、团总、镇总、练总一一冷灿、徐松、刘东山、刘东池、马景力、陈学道、李继泉、李思恩、张春丽、王宗善、张三魁、李鸣周、项凤芝、崔开选、李墨、李成灼等数百人，队伍继续东进，在七里仓又遭乡勇数千人拦截，激战三日夜，斩东练头目朱杏、朱鹤经、时丙公、田珍、李凤祥等七十余人，其部众如鸟兽散。义军声威大震，参军者若趋市。队伍在柳沟、王化集、地里城一线休整，动员家属离队回乡，或就地安置，大部分投亲奔友。部队轻装前进，由乌龙集渡淮，占领息县，攻下罗山县城。11月入淮北，战争接连失利，李士林率部向清湖广总督杨沛投降，随湖广军阻击太平军。在湖北广济遇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部，太平军见白旗为李士林部，即相让避去，不与交战，专攻杨沛。狡猾的杨沛见状，急命李士林的白旗和自己的黄旗调换。太平军不知，见黄旗误认为是杨沛部，将李士林团团包围，一个旗手挥大旗将李士林裹下马来，随即剖腹刺一枪，李士林大喊：“我李士林就该死在这里！”太平军一听是李士林，急忙将其抬回军营养伤，月余，正值过旧历年，诸将聚会，有人说：“久闻李士林将军儒雅绝妙，终未管领教，祸分甚浅。”李士林豪性大发，也想在诸将面前表演一番，立即离席命人抬来镜鉴，顺手要开。但伤并未全部愈合，经这么一折腾，口吐鲜血，伤口崩了，医治无效，于1855年6月，在湖北广济去世。其部下闻耗，举营大恸，皆露哀挂孝致哀。太平军命人护送灵柩回方集安葬。余部分别由易天福、丁心田率领继续抗清。

李士林起义后，清政府为镇压方集人民，在方集设颍州分衙（现在的粮站即为旧址），大肆捕杀擒属及归退将士，死尸堆成两大堆，方集东头血凝寸许，数月无人迹。方集老年人谈及此事犹谈虎变色。

六 老 凤

阜南人一提“捻军”都会不加思索的说：是“张乐李凤的队伍”，似乎“张乐李凤”就是捻军的同义词。张乐指的是捻军总旗主“大汉盟主明命王张乐行”，而“李凤”何许人也？多不能详其原委，我对此专程作了调查。

李凤即李凤仪，字丹山，清末武秀才李景堂之第六子，故人又称他“六老凤”。祖籍公立桥西李寨，始迁祖李开基，字肇始，过继到地里城姚营子姑姑家，改名吴二，族人议定活着姓吴死后姓李。四世李裕是清中宪大夫正四品，子孙日蕃，迁拱河桥附近，分居在青沫浅子、河湾、圩子、南埂等村。

李景堂弓马娴熟，曾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痛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他经常教育子侄，要报效祖国，并请来三个著名武师教他六个儿子：凤朝，凤玉，凤堂，凤天，凤修，凤仪及四个侄儿：凤龙，凤羽，凤实，凤鸣。

这十兄弟中六老凤武艺最好，曾几次胜过老师。所以在青年人当中威望也最高，无论是割草、放牛，常有三、二十个小伙伴跟在他后面，路遇不平挺身相助。所以年纪小小的“六老凤”，人们很佩服他，地主老财则斥为“捣蛋”、“土匪坯子”。那时符家寨有个恶总叫符全道，田产数十顷，结练筑寨，作威作福，勾结官府，鱼肉乡民，人们恨之入骨，送号“树全倒”或“胡吊捣”。咸丰四年二月，十六岁的李凤仪下河捕鱼。符全道马上喊住道：“这地是我的地，天是我的天，河是我的河，鱼是我的鱼，你敢随便捕鱼？”凤仪一听非常气愤，忙分辨道：“自古以来都是管沟不管河！这河怎么是你的？修河你挖几畝土？这鱼哪一条是你喂的？”几句话问得符全道张口结舌。原想一个小孩吓唬一下就跑了，没想到碰了钉子。于是暴叫如雷，喝令团丁道：“来！把这孩子的网给撕掉！”团丁一窝蜂把李凤仪的网撕掉扬长而去。